



雙城記 何冀平

# 再憶新加坡

因為天氣熱，白天，大街上看不到太多車和人，十分清靜，這使我們很擔心，害怕戲票賣得不好。回想20年前北京人藝來新加坡的演出，榴槤劇場還沒建好，劇場很簡單好像大會場，只坐了四分之三不到觀眾，連時任的總統都來看戲，也沒有拉動票房。

一幕的背景已經搭好，榴槤劇場雖然高檔，但以演西洋音樂會為主，沒有轉台，這可把我們難住了。《天下第一樓》的劇情是第二幕蓋起大樓，要大換景，如果在後面預先搭好景，這裏只能等一幕結束，大幕翻起後，靠人力搶景。只得所有人，我除外，包括演員，都要動手搬景，還要練習幾遍，以保無誤。顧威導演曾對我說：「你應該在後台看一場，如同打仗，還不能出聲。」我這個編劇只是動下筆，多少人在付出，每次演出都如同一場廝戰。

一分半鐘後大幕再次拉開，嶄新的大樓霍然豎起，全場「嘩」的一聲，為之驚喜讚嘆。隨着劇情進展，我的擔心完全解除，掌聲、笑聲連續不斷，幾乎每一句台词都有效果，有些在北京演出沒有效果，這裏都有，而原來每場必有的效果，在這裏成為爆笑。像「年頭愈亂，人愈好吃」這種台詞，我以為在這種安逸舒

適的國家不會有共鳴，誰知竟是全場掌聲。為了答謝贊助商，每場我和導演都要上台謝幕，台下每一個觀眾起身並且報以熱烈掌聲，我親身感受到新加坡觀眾對演出的喜愛。

最後一場結束了，和朋友有邀，我和顧威導演到前面大堂上車。這時觀眾已經走得差不多，倆人還是被認了出來，一對說國語的夫妻走上來，連聲說：「太好了！我們從天津移民到新加坡，想不到能在這裏看上這樣的好戲！」幾個看來像是學生的年輕觀眾，斯文地笑着看我們，不好意思向前，願望已經掛在臉上，導演招呼他們，孩子們馬上擁上來，我們一起照了相。如果不是朋友催，不知還要照多少相。

新加坡的夜生活很活躍，朋友請去的，坐落在海邊的海鮮大排檔「珍寶海鮮樓」好熱鬧，香港人開的，裝潢、服務、菜牌和香港一模一樣。

《天下第一樓》的演員基本沒有明星，更沒有「小鮮肉、大美女」，在新加坡的演出也沒有做什麼宣傳，更沒有言過其實的口號式鼓動，只有一班敬業的好演員和一絲不苟的敬業工作人員，取得極好的反響，是因為觀眾有藝術素養。再有半個月，香港就要上演此劇粵語版，戲票已經全售罄，香港話劇團日夜緊張排練，效果如何，拭目以待。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 來自孔子故鄉的人

以前我對山東人的印象是小時候知道景陽岡的武松三碗不過崗，香港上一輩很多警察是山東人大高威猛，女孩子高而漂亮。20多年前去山東濟南醫學院訪問領略到山東人熱情好客，參觀五岳之首泰山和孔廟，物極地靈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近有幸和一班來自濟寧的朋友聚會，令我驚嘆濟寧是一個出人傑的地方。到底是孔孟之鄉，也許是受到中國歷朝歷代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歷史某朝某代的那些人物，歷史典故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總是引經據典，對不同的地域的風土人情以及地理瞭如指掌，一副胸懷天下的感覺，他們都是商業奇才，如果我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如他們那樣雄辯略略就好啦！

原來濟寧的禮儀也是非常講究的，平時我和朋友或長輩吃飯只是知道哪裏是上座，哪裏是下座。總是在下座坐，照相總是將中間位置讓給別人，自己站旁邊。但遠遠不夠。他們向我講解酒席上的座次，每個座位的職能，敬酒的前後次序，誰先敬酒？誰後敬酒？什麼是酒過三巡，每樣都有規矩。逢年過節不同的禮儀，怎

樣向長輩拜年，怎樣恭賀人家壽辰、婚禮、添丁、畢業、升職……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禮儀，對長輩該如何行禮、請安。我相信要學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學更是知之甚少。希望我有時間的話盡快讀讀論語，四書五經，黃帝內經。說來慚愧，論語和黃帝內經我讀了很多次從來沒有由頭讀到尾完全全讀了一遍，相信我要恐補了。

我突發奇想：香港有故宮文化博物館，有很多熱愛中國文化的友人，如果有朝一日在香港演繹一次中國傳統的禮儀該有多好啊，讓大家都知道古代人在各種場合是怎樣的，是否依照古人去做悉隨尊卑，但最低限度能夠知曉。

香港有些地方教孩子們三字經、弟子規，其實也是教人尊師重道、治學的態度、孝義等中國傳統道德思想。這對年輕一代很有裨益，現代人可以有所改善，但最重要的規矩、做人的原則要知道，期待幾千年的中國文化能夠代代相傳下去。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作家林作

# 贏家與否

有些人臉上寫着失敗者的味道。

我的工作令我需要經常觀察人的眉頭眼尾。而我經常用一種尺度觀察一些人(當然不會直接說出來，也不是我喜歡或否定一個人的準則)——這個人是否贏家。

對，贏家與否，是可以一下子就感覺出來的。我並不是說這個人是否已經成功。我只是說這個人是否具備成功的關鍵。

眼神當然需要是堅定的，對自己一定要有種肯定，心態總是比較輕鬆的，方向感是能感受到的等。但要判斷一個人是否贏家，並不是在他贏的時候。誰都會因為勝利而有成就感、成功感。

看一個人是否是贏家，在他低潮的時候才能看到。在他沒有成績、際遇不好的時候才能看到。因為，贏家其實跟外在成功根本

無關。

真正的贏家，即使在低潮時依然是精神狀態爆滿，自信滿滿的。因為他的能量從來都是自發的，不被外在因素影響。

贏家的態度、心態，只是選擇。

偶像邱吉爾有兩句名言，一直在我心裏。

第一句：「If you think you are in hell, keep walking.」如果你覺得你在地獄裏，那麼請繼續前行。低潮？那就更要走出去。能量不降反升。

第二句：「Success consists of going from failure to failure without loss of enthusiasm.」成功建構於不斷的失敗，卻沒有失去熱誠。

在我看來，失敗是一時的，失敗者卻是一生的。

但願大家看得透這個簡單道理。人生道理其實大家都明白，但日常生活中經常忘記。



此山中 鄧達智

# 白松露時節說起

2019年底，早已訂好次年、2020年10月初往克羅地亞及意大利松露之旅，一應機票、住宿及餐廳，安排妥當。

無奈疫情將2020年4個旅程的所有安排全部摧毀，誰都沒想過世人將會經歷歷滿3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2019年11月曾經回過多倫多探望家人。家族移居加拿大早於50年前，比中英談判香港回歸早十十多年，當年舉動純粹方便我們這一輩求學，誰知道造就了下一代、二代出生，歸化成為加拿大籍。過去就不是每年，起碼兩年一次必選秋天回去探親，行程大都包括住有不少朋友、同學的紐約。2019年那次，選跟老友回去了他邁亞密老家及他父母老家古巴夏灣拿(父母雙方家族為來自俄羅斯及波蘭的猶太人)。

美洲回來後，聖誕節到倫敦跟三姐夫一家共度，之後新年前在巴黎及名聞於世Mount Saint Michel, 新年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以美食馳名St Sebastian及抱擁古根漢博物館館譽全球之城 Bilbao。

2020年農曆年遊過尼泊爾，隨後幾個公眾假期也已安排了京都賞櫻花、柬埔寨吳哥窟、緬甸三千佛塔之城

Bagan等等及10月歐洲嘗松露之旅……疫情爆發，全球措手不及，無一倖免；所有行程歸零，對旅遊從業員及航空公司而言，絕對浩劫！

2022年11月的今天，雖然不少國家宣布疫情已過，事實每天確診個案與新冠相關病症離世的人數依然驚人，我們周邊國家及地區已宣布躺平的日本、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確診個案比香港多得多；態度如何各有利弊，救得了人，快3年下來，經濟都陪葬了！例如以吃古蹟旅遊老本的京都與奈良，早已走投無路，幾乎宣布破產！

內地及香港自有考量，市民的我們也無謂過多懷疑與揣測。本港推行「0+3」以來，吸引遊客成效未顯見，但吸引港人報復性出外旅遊的情況正在十級跳，千萬萬確的事實；筆者在8月初曾經去過泰國，跨上12月，先去馬來西亞，聖誕節及新年去日本，農曆年再去泰國，3月返加拿大，4月印尼爪哇……10月初，期待已久的克羅地亞及意大利的白松露收集時節，3年前原班5人團隊，又再出發；一年後的機票、旅館、餐廳(尤其星級餐廳)全皆訂好，誇張與否，誰在乎呢？

經歷戰爭似的千日疫情，一條心，大家只想重拾心情，走出陰霾！



◆松露曾經在港所知者有限，近年發展急速，吃松露成了潮流，筆者疫情前，10月左右即飛克羅地亞及意大利大快朵頤。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余宜發

# 與影壇大哥的對談

上星期說到好朋友袁潔瑩生日當晚，我們一行十多人一起看電影及共進晚餐，而坐在席上跟影壇大哥黃百鳴傾談有關兒時看他電影的感受。他便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年有關電影公司「新藝城」拍攝影片的難忘事情。

他說：「其實當年拍攝這些開心少女組主演的電影，投資不多，但賺了豐厚的利潤。就好像《開心鬼放暑假》，拍攝成本只不過是200多萬元，結果票房收益一共有一,000多萬元，對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尾得到這個票房可以用『刀仔鐮大樹』來形容這麼成功。」所以他也很自豪地說：「以前拍攝電影真的賺了不少，便可以利用這些賺回來的金錢去拍攝更多電影給香港人看。」我自己非常同意他的說法，就是因為有金錢才可以把香港所拍攝出來的電影推向國際，令到更多人去欣賞我們這個地方的產出出品。就好像到現在，無論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也好，這些亞洲地區的藝人在節目中，不時也會繼續談論香港電影或是裏面角色的種種，幾十年後大家仍然回味無窮。

經過幾年後，藝人在今天出現在自己身邊，有一些更加是自己要好的朋友，這種感覺實在太神奇。我沒有那種看見偶像便不知所措的情況，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雖然知道他們過往的威水史，但我還是覺得，他們的成功當然是付出過努力，但每個人也是每天同樣地努力生活，所以只要借鏡別人的成功來投入到自己未來日子的字典裏面便可以。

但我很開心認識到袁潔瑩這個朋友。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我們在數年前曾經見過一面，而在去年一個活動上面我們再次碰頭，在後台傾談起來，發覺彼此的想法很相似，好像一個失散多年的舊朋友再次重聚一樣。結果在短短的日子裏面，我們便變成好朋友，而且就算我們沒有很多機會出來見面，但總會通電話談談近況，一下子可能便會上數小時的電話。所以無論是她還是自己的事情，都不會隱晦地坦白說出來，彼此提出意見解決問題，這種默契實在難得，有好多事情出現也不用多說，大家便會明白。而且彼此也會關心對方的生活，久不久便會問候一下，能夠有這種朋友實在太感恩。



演藝蝶影 小蝶

# 疫症面面觀

現時每天仍有四五千人受到新冠肺炎感染。雖說數字平穩，沒有上升趨勢，卻也不見往下走。這種病毒似乎想與我們打拉鋸戰，不願離開或緩和，情況仍是令人憂慮。

一班朋友坐在一起，很自然地便會談到與新冠肺炎有關的種種。有人建議大家將從親友處聽到的關於對新冠肺炎身心各方面的不同反應說出來比較一下。

大家首先談注射疫苗。當注射三針仍未是政府所要求時，很多人都選擇不注射。理由很多：從來不喜歡或害怕打針；對新研發的疫苗沒有信心；自己是長期病患者，不適合打針；注射與否應該由自己選擇，不願意被迫；認為根本不需要；等社會七成人感染後，自有群體免疫，自己便不用打針……

不過，亦有很多人急不及待地去打針，理由是：相信打針後一定可以令自己不會染上新冠肺炎；一向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非常樂意依着政府的指引防疫；外國疫苗供不應求，香港卻有疫苗供應；即使害怕打針後會出現健康問題，也只是擔心數天而已，總比一直憂慮會因感染而患上重病好；打針後可以自由外出，不

用擔心會受感染而長期躲在家中……

至於選擇不同的疫苗也因人而異。有的選擇科興，因為它的技術最成熟，也最安全，而且反應最少最輕。選擇其他疫苗的原因包括相信那些疫苗的預防性較強；為較多國家承認，希望打針後可以到外地旅行；因不同的原因不信任科興……單是注射疫苗市民已經有那麼多不同的反應。

大家轉談如何受到感染。很多人都說完全知道自從何時何地受到感染，也有人說一直不知道如何被傳染，因為患病前二三天曾接觸的人都沒有健康問題。

大家又談受感染後的反應。有的人說非常輕鬆，好像打了一兩個噴嚏後便沒事；有的說只是第一天有點不適，之後數天比受傷風感冒更舒服；有的說首天頭部或全身的骨痛得如撕裂般；有的說低燒多天；有的說平時不易排便，隔離時竟然每天多次如廁；有的說與傷風感冒的症狀甚為相似，如喉嚨痛、咳嗽、流鼻水……可是，有的卻很嚴重，甚至死亡。這些新聞都有報道，不在此覆述了。我有兩位長輩是因為患上新冠肺炎而被送入醫院，卻都不能再出來了，真是令人傷感。

那麼，知道自己患病後又如何反應呢？選擇不申報的那批，有的說擔心在政府留下患病紀錄，日後會受到影響，所以沒有申報；有的說是小事，自己會自然痊癒，不用小事化大；有的說她所有受感染的親友無一呈報，認為政府無從掌握準確患病數字。

至於選擇申報的，有的說是盡公民責任；有的說在大企業工作，不能不申報；有的說他是獨居者，恐怕患病後若身體出現嚴重問題便無人理會，所以立即告訴政府，希望獲得照顧；有的說家中有外傭感染便立即申報，因為不想她們留在家中傳染家人，請政府立即帶她們到隔離營；有的希望藉此放七八天有薪假期，自然告訴公司自己患病。

大夥兒又談到病後的後遺症，那就更五花八門，人人不同了。有的說一直咳嗽多月仍未止咳；有的聲音變得沙啞；有的說皮膚出了問題，常常會在身體不同的部位突然出現一串串紅腫，而且非常癢癢；有的說變得怕冷；有的說記憶力明顯下降；有的說之後體重減了很多磅……

看來這種傳染病並沒有特定的模式，真是難以掌握啊！